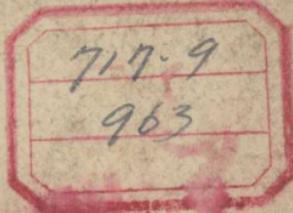


不平靜的年輕人

—介紹劳动模范陈根荣等的先進事迹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基藏

陳根榮
陳根榮
陳根榮
陳根榮

他
是
一
個
好
人

不平靜的年輕人
——介紹劳动模范陈根荣等的先進事迹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紹興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1/36 印張 1 字數 18,000

1956年10月第1版

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8,000

統一書號：T7074·114

定 价：(5) 0.08 元

編 者 的 話

这本小冊子里，向大家介紹了陳根榮、錢涌銀等四位青年。他們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，大批涌現出來的上海全市優秀青年人物的一部分。從他們的事迹中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啓示：只有當一個人真正理解了自己對於黨和人民所負的責任，依靠了集體的帮助和支持，因而對集體事業作出了貢獻的時候，他才會得到黨和人民給予他的榮譽。

1956年7月

目 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不平靜的年輕人 | 胡萬春(1) |
| “我願終身做個護士” | 哈寬貴(14) |
| 制犁的人 | 阿 章(24) |
| 她也在煉鋼 | 范琰 先余(80) |

不平靜的年輕人

胡 万 春

火車在原野上奔馳着……。

車廂內，靠窗口坐着一個二十七、八歲的青年，他長久地扭轉頭，帶着沉思的神情，眼睛直盯着窗外，好像在數着窗外後退的電線杆。三、四個小站過去了，他連動也沒有動，依然在出神……。

忽然，他抬高手，重重地朝大腿上一拍，接着嘆了口氣。坐在他身旁的一個人，原先正在打瞌睡，這下子也睜開眼睛來，吃了一驚，問：

“什麼？什麼？”

“對不起，沒有什么！”

“哦！”那個人看了他一眼，說：“你像有心事，嗯——”

“是哪！不前進要落後羅！”

“什麼？哦——那你就前進吧，嗯——”

那個人沒弄清是怎麼回事，打個呵欠，又睡起來了。

於是，這小伙子又呆呆地看着窗外。表面上看起來，他很平靜，實際上他心里像煮沸了的開水，在噗噗地沸騰。他

覺得人在生活中就像在賽跑一样，誰要是松一口气，或則稍為懈怠了一些，就会落后的。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創造切削新紀錄时，同志們是怎样的驚奇，为自己高兴。就在去年10月份，自从盛利創造了每分鐘切削550公尺的全市新紀錄后，把自己远远地拋在后面了。3个多月过去了，自己虽然动了很多腦筋，但車头轉速太慢，总沒有創造出新的切削紀錄。一分鐘！唉！僅僅一分鐘，几个“滴答”就过去了，可是就在这一分鐘里要創造出成績來，是多么困难呵！工会主席說：“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！”我是不是有决心呢？是嘛！如果能把車头加快，从200轉提高到1,000轉、2,000轉，要提高切削公尺是可以的。我剛有了点打算，偏偏在1月份，工会主席一定要自己到杭州去休養；休養地是太好了，建築在屏風山頂上，面前是錢塘江，周圍是綠油油的山峰……可是就这么一眨眼功夫，卻多少天过去了。唉！这次回到上海，說不定又有好多人創了新的切削紀錄，要飛着才能趕上去啦！……別變成落后分子啊！

这时，坐在他后面的一个同去休養的同志，推了他一下說：“陈根荣！你想些啥？”

“我在想，这次休養回來，人倒是养胖了，要是生產上搞不出成績來，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！……”

“嗨！別客气啦！誰不知道你是上海新中动力机厂的切削能手，去年一年，就完成了1年零11个月的工作量，質量

达到99.8%，还說沒有成績呢！”

“这是已經过去的，难道我能老是往后看嗎？”

“这下子回去，就看你的啦！”

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列車員已在廣播台上報告：“旅客們注意！前面就是上海站……。”下了車，出了車站，陳根榮朝四處一看，只見到處是紅旗、標語，鑼鼓聲喧天的響。他急急忙忙走到公共汽車站，坐上30路公共汽車。從車窗里望出去，只見路上人擠人，大家拿着大紅喜字，在慶祝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。陳根榮壓不住心头的高興，想：“我離開上海只有短短几天，就起了個翻天復地的變化，我……怎麼趕上去呵？”

公共汽車到了鞍山一邨，他跳下汽車，便急急往家里跑。這時，他真恨不得自己背上馬上生出兩只翅膀來，一吃过飯，就一下子飛到廠里去。他一走進家門口，就見自己的妻子王美根，笑眯眯地迎上來說：

“唷！大客人回來啦！”

“喏！帶來一些東西給你，這是桂花糖，這是茶叶……”

“倒還沒有忘記家里喲！”

“怎么能忘記你呢！我生產上得到的成績，一半也得歸功于你！”陳根榮笑着說。

“好啦！別當面奉承我啦！”王美根倒來一盆洗臉水，接着关心地說：“路上也怪累的了，先睡一會，再吃飯。”

“不，快些弄飯來吃，我還要到廠里去，心里可急死了！”
陳根榮馬馬虎虎地抹了把臉，說：“你瞧，我落后啦！”

“你这是怎麼啦？”王美根理了理頭髮，帶着埋怨的口吻說：“我看你呀！在家庭也是白天黑夜的搞什麼悶葫蘆，出去休養，是难得碰到的一次，也不肯好好休息，這有啥味道？”

“這算什麼話？我不也常同你去看電影？”陳根榮拖過一張凳子，一屁股坐下來說：“說到味道，我看這個味道最好：譬如說，我把車床的車頭加快到2,000轉，車刀一吃到工作物，就‘刺——’地一下子，好，車好了一件生活，人家問我：‘這是每分鐘切削幾公尺？’我說：‘每分鐘切削1,500公尺！’那才快樂呢！誰給我去100次杭州，我倒還是情願創它1次切削新紀錄！”

“老是100公尺，1,000公尺的，不要聽了！”

“沒有這個，那裡來的好吃好穿，只有更好地勞動才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算你對！”王美根見他這麼說，覺得也有點道理，就笑着說：“不過，你這種冒失鬼脾氣得要改一改了！”

陳根榮匆匆忙忙地吃了一頓飯，就推出腳踏車，跳上車子，飛一般地踏出了弄堂。老遠，他妻子王美根還在說：“當心！別像火燒屁股似的，等一會摔一跤，可就倒霉了！”

陳根榮一到廠門口，就見門檻上面扎滿了彩旗、紅布橫

幅和五彩灯泡，就像是在办喜事似的。他放好车子，跑到黑板报跟前一看，见登出来的稿子，都是生产捷报，简直是一片红光。特别吸引他的，是这么一段新闻：“……本厂车工周乃迪、傅民坤，创造了每分钟切削 583 公尺的新纪录，打破了全市新纪录创造人盛利的 550 公尺……。”他呆呆地看了半天，他想：“每个人都像飞一样地在前进呀！我已经远远落在后面罗！”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走。这时，工会主席董祖耿迎面走来，一见了他，就猛地握住了他的手，看了看他的脸说：“看你，胖多啦！告诉我，杭州好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真是人间天堂！”

“天堂？还不是我们自己造的嘛。喂！外面看到吗？到处是热火朝天，这下子也得看看你的啦！”董祖耿摇着他的手说：“这几天厂里正在开职工代表会议，你是不是有新的打算？如果有，那你就在明天会上发言，也可鼓动大家。”

“打算是有的，只是还没有把握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工会会发动各方面帮助你的。”

“我想，”陈根荣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想了想，说：“车 20 匹汽油机飞轮时，把车头从 200 转提高到 1,000 转，这样只要刀子吃得消，准能每分钟切削 600 公尺。不过，加快车头问题机电科是否同意？”

“行！我找他们谈谈去。”董祖耿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亲切地说：“不过，你要多跟同志们商量，取得大家对你的帮助。”

董祖耿走了后，陈根荣就连忙向着车间里走去。这时，从他的脑海里，浮起了一张笑嘻嘻的脸，那就是曹宗华，刚跟他搭班还只有一个星期的小伙子。他想：“他工作很认真，一定已超额好多了。”他走过一排一排的机床，带着欣喜的眼光瞧着那堆在地上的新产品。老远，他就看见曹宗华在埋着头工作，而且额上还微微有些汗珠，看样子他工作得很紧张，于是他就加快脚步跑上去说：

“宗华！我不在，你辛苦啦！”

“喔唷！你到底回来啦，这可好啦！”

“定额完成得怎样？”

这一说可不得了，曹宗华本来笑嘻嘻的脸，一下子沉了下来；就像晴天里忽然飞来一朵乌云，天被遮得黑暗一片。曹宗华皱着眉头，迟疑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不行，负额很多，我急得心都快要炸了。我想，和你搭班以来，总是超额，工资我俩也是平分的，我靠你的力量总是多拿工资。这下子，我可拖人下水啦，负额这许多，连你的工资怕也要少拿罗！”

“嘻！工资倒是小事，只是负额这许多怎么办？”

陈根荣听他这么一说，真像晴天一个霹雳，口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可冷了一半。他真是烦恼极了，想想厂里的周乃迪和傅民坤，过去他俩的切削速度并不高，这下子也冲上天去了；而现在，自己不仅拿不出新成绩，看样子连完成定额也困难，怕要落后到底了。他搓着手，顿了好一会儿，才重又

鼓足勇气，想：“现在还只有 11 日，1 个月还有 20 天在后面咧，还可以赶一赶。”

“你找出毛病了吗？”于是，他就问：

原来曹宗华最近加工的 36 只曲轴，工时定额是 32 分钟 1 只，他车了 40 多分钟还车不好 1 只。到现在为止，负额是 8 个小时，还出了 1 只废品。倒不是曹宗华对工作不负责，只是任务一急，出了毛病。心里越慌，于是负额也越来越多了。

“主要毛病是轧头脚轧不紧。”曹宗华苦着脸说。

“嗨！”陈根荣一拍脑袋说：“大概你硬转过了？”

陈根荣一检查轧头脚，发现轧不紧的原因主要是轧头脚毛、不平。他马上要曹宗华把轧头脚弄光，再车时，情况就好转了。这时，曹宗华虽然放心了些，但忍不住问：

“负额怎么办？”

“赶上去嘛！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为啥不行。”陈根荣拍拍他的背，笑了笑说：“不能泄气，还有 20 来天，够我们赶的啦！”

曹宗华高兴地笑了。

晚上，陈根荣就把自己刚才跟工会主席讲过的打算，告诉了曹宗华。两个人就仔细地研究起来，从车头的转速，车刀的角度，一直研究到怎样进行。研究得有些头绪时，他们

就决定把保証寫下來，明天到职工代表會議上去宣讀。那保証上寫着：

“我們保証：廢品不超过 0.25%，原來陳根榮到杭州去扣掉的 7 天任務仍由我們補足，負額的趕回來，并爭取超額。具體的辦法是提高每分鐘切削速度為 600 公尺。”

暖和的陽光，從厂房的天窗外射進來，把灰溜溜的機床，都照得亮閃閃的了。陳根榮走到車床旁邊，拍了拍車刀架，暗說：“好寶貝！領導上這樣支持，機電科也同意你轉得快一些，這可得看你的了！”他隨着就一扳“克拉子”，開了車，車頭便飛一般地旋轉起來。頃刻之間，車頭轉速達到了 600 多轉。

因為車頭一下子加快，往往會使人產生一種懼怕的心情。陳根榮也一樣，他這時眼睛直盯着轉得飛快的工作物，心砰砰地跳着。他緊緊地握住搖手柄，把車刀架慢慢地推進，刀尖也漸漸地靠近工作物。只聽得“嗤——”地一声，立即冒出一股青烟，鉄屑刺刺地向四下里飛濺。

忽然，刀尖削在工作物上，發出卡卡的响聲，刀頭也彈了出來。陳根榮想：“不对，出毛病了！”

他連忙退出車刀，拆下來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，說：“啊喲！刀子磨損了！”他很快地關上了車床，就去改刀。

當他第二次裝上車刀以後，一開車，又遭了同樣的

命运。

时间可不等人的，1秒鐘、1分鐘、1点钟地过去了……。

他这样接連試了3次，都嗤地一下子。

“唉！这算倒了霉啦！”他气愤地把車刀朝車刀架上一攢，向旁边一靠，想：“真想不到，这車刀竟像豆腐似的，連一点骨气都沒有。”

正当他又气又急的时候，偏偏有很多人來問他。因为車間里誰都知道陈根荣从杭州回來有了新打算，因此大家也都特別注意他。但陈根荣一見別人來問他，就把臉脹得通紅，痛苦地說：“不行，早着哪！”他的眼睛也特別敏感，要是哪里有一个人笑了笑，他就覺得可能是在笑話他。

晚上，他騎着脚踏車，在控江路上沒精打彩地踏着。夜晚的冷風，迎面“呼呼”地吹來，使得他直打寒顫。

他回到家里，匆匆地吃过飯，就朝床上一靠，隨手拿起一本書，想借此來擺脫心里的煩亂。可是尽管眼睛瞧着白紙黑字，却連一个字也瞧不進去。他老是想：“要是万一試不成，怎么办？”可能有人会冷言冷語地說：“看他！吹得倒很响，結果一場空。”可是，他又想到了这么几句話：“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應該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。”他猛然醒悟了過來，暗說：“我为什么要多考慮自己的損失，面子啦，光榮啦……都去它的吧！”

过后，他自己想想，也觉得好笑起来：“我怎么会不去考虑如何克服困难，改进车刀，反而去想那些无聊的东西，真是……。”

他一骨碌翻身爬起，朝桌旁一坐，从袋里掏出本子，就横划直描地设计起来。尽管他画了一张又一张，可都不行。他把笔朝椅上一抛，“霍”地立起身来。

“根荣！时候不早啦！快睡吧！”他老婆在床上喊。

“等会儿就睡。”

他踱着步，想起了苏联的马尔柯夫和科列索夫的车刀，就自己问：“我的车刀角度是否对呢？”

“对，”他忽然一拍手说：“要是刀尖有圆势，不是既坚固又不易崩裂吗？”于是，他决定明天找磨刀室同志再去研究一下。

第二天，陈根荣经过磨刀室同志的帮助，把刀尖磨成圆势，并且向上负5度。

当他走到车床旁边，准备再试的时候，依然有好多同志来问他。现在，陈根荣仔细地看了看大家，发现大家并不是在讥笑自己，而是带着很诚恳的态度在关心自己。这时，他心里觉得温暖，信心也更足了。

他装上车刀，一扳“克拉子”，开了车，车头飞快地旋转起来。这次车刀碰在工作物上，虽然也“嗤”地一声，但刀尖没有磨损。没多久，他就以每分钟切削500公尺的速度，车

好了一只 20 匹汽油机的飛輪。

接着，他又軋上工作物，來了个“乘勝追击”，把車头扳到每分鐘 1,000 轉。1 刀……2 刀……5 分鐘……10 分鐘……。

陈根荣覺得自己臉上發燙，額上的汗珠在滾下來，心里一陣緊似一陣，連眼也不敢眨一下。

等到把飛輪車好以后，他才輕輕地噓了口气，暗說：“小寶貝！現在可行了吧！”他朝刀尖上一看，刀尖上好好的，沒有磨損。

这时，他臉上开始露出了愉快的笑容。

曹宗華也來上班了，他一見到這情況，就連忙拿起粉筆，在黑板上算起來，算出以后，禁不住喊出聲來：

“每分鐘切削 769 公尺，創造了全市新紀錄啦！”

陈根荣的保証實現了。但社会主义的劳动競賽正在迈进。

正当陈根荣考慮進一步提高切削速度的时候，2月25日的劳动报上，登出了上海汽輪機厂車工宋万慶創造了每分鐘切削 1,055 公尺的全市新紀錄。

正当陈根荣考慮進一步提高車头轉速时，劳动报上又登出了宋万慶已把紀錄提高到 1,271 公尺了。

正当陈根荣考慮改進車刀角度时，3月3日的劳动报



“小宝贝！现在可行了吧！”

賀友直画

上，又登出了上海机床厂車工盛利，創造了每分鐘切削1,287公尺的全市新紀錄。

正当陈根荣把提高切削速度——改進刀子，提高車头轉速向行政上正式提出时，3月6日的劳动报上，又登出了宋万慶再創每分鐘切削1,357公尺的全市新紀錄。

陈根荣虽然在前進，但他的心情是那么不平靜，他又开始感觉到自己落后了。当他把車床搬到中苏友好大厦去以后(不影响生產，帶工作任务到上海市工業生產先進經驗展览会去作高速切削表演)，在提高車头轉速到2,000轉时，他又碰到了“克拉子”發熱，車刀發軟的具体困难。可是他在各方面的帮助下，終於克服過來了。在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，就登出了这么一条新聞：“……新中动力机厂陈根荣……在切削1只200匹汽油机轉动齒輪时，以每分鐘切削1,464公尺的新紀錄，赶过了宋万慶所創造的紀錄。”

是呀！現在陈根荣已是全市最高切削紀錄的保持者，可是他的心情还是那么不平靜。

火車在原野上奔馳着……。

陈根荣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，眼睛直盯着窗外，心里像有一鍋煮沸了的开水，在噗噗地沸騰，他想：“这次到北京參加全國第一机械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回來，說不定上海又有人創了更高的新紀錄了……。”

1956年4月17日下午